

常平倉考
義倉考



讀書

年

春

書

年

年



常
平
倉
考

俞
森
撰

中
華
書
局

常平倉考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家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穀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穀百萬。春以春耕。夏以夏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守國者。守穀而已。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國貧而用不足。以價取之。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于君矣。是故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內守國財。而外固天下矣。

呂祖謙曰。古之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遇歲有不登。爲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

時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到春秋一不登則乞糴于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已敗壞管子輕重一篇不過君民互相攘奪已非君道到後來斂散之權又不能操姦民幸凶年以害民至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之法又殆數等矣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收百五十石大熟收四倍有六百石除食用二百石則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五十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約如其數發之非謂小熟之所斂必待小飢而發大熟之所斂必待大飢而後發也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馬端臨曰。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李惲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爲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諉曰。國家不取。必爲兼井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董煟曰。今之和糴。其弊在于籍數定價。且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爲市。最愚者。吏胥爲姦。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量折監賠之患。紛然而起。故糴買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于民。以逃贖責。是其爲糴也。烏得謂之和哉。至于已糴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馴致積爲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董煟曰。漢常平止立于北邊。李唐之世。亦不及江淮以南。惟宋常平法。徧天下。

邱濬曰。常平法非不善。然年之豐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其斂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倣此法。于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差戶部屬官。往蒞其事。隨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地。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定

于官。視年豐歉。隨時糴糴。立倉用壽昌之名。斂散用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陳龍正曰。百物之值。以米爲主。常平不惟能平米價。米價平。諸食貨之價。概不過昂。過昂則人不食之矣。米不得不食。而他物可以不食。故常平倉者。兼平百物者也。宏羊作平準。欲平百物。而愈不得平。惟平米穀。則他物自平。本末異操也。利上與利下異心也。人臣主于利民。國之寶也。主于利國。國之賊也。宏羊者。李悝之罪人也。

蔡懋德曰。或嫌官與民爲市。必當減價以糴。不知減價之名。徒致爭鬭。孰若稍收微息。多儲新米。米多則價自減。糴平則人不爭。爲更便乎。蓋貴設法。使米有餘。不在減省鑄銖見德也。

元帝初。天下大水。關東諸郡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瑯琊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之。

陳龍正曰。常平原以平糴。乃伸縮其權。以利民。非爭民利也。元帝聽諸儒議。因荒歲罷之。豈歲荒因設常平之所致乎。恐此後民飢益失所賴矣。唐趙贊云。自軍興而常平廢。垂三十年。民遇荒輒斃。頃兩京置常平。雖遭水旱。米不騰貴。德宗遂令天下皆修復之。觀此則常平不惟盛時宜建。卽荒迫中。稍有隙暇餘資。便應料理。惟在上人節縮浮費。以爲糴本耳。何漢儒之愚乎。

應搢謙曰。穀石三百人至相食。常平倉何在。不過吏以爲市。壟斷漁利耳。此其所以可罷也。

後漢作常滿倉。立粟市于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廩環積。旣欲置常平倉。議者多以爲便。劉般言。常平外

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

馬端臨曰。殷所言。卽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于孝宣時。蓋至東漢而弊已如此矣。

晉武帝時。穀賤而布帛貴。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泰始二年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均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遠通其制。更令國寶散于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于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貨。蘊重積。以筭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不禁也。

北魏孝文帝時。祕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而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旣廢營產。疲困乃加。又于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田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給科。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三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

隋開皇間。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權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開皇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著爲令。

董煟曰。今之常平義倉。多藏米而少藏粟。故積久不發。化爲埃塵。非但支移之弊而已。

唐開元中。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代宗時。劉晏爲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皆倚辦于晏。晏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握。入賤出貴。國家獲利。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晏權鹽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故罷鹽官。立常平鹽法。德宗時。趙贊言。自軍興以來。常平倉廢。今京城已置常平倉。請推而廣之。諸道兼儲布帛絲麻。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

董煟曰。常平和糴。救荒實政。然嘗觀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追蹙。鞭撻甚于賦稅。號爲和糴。其實害民。今之和糴者。可不鑒懲此弊乎。

元和間。孟簡言。天下常平義倉。請準舊例。減估出糴。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太和間。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以枉法論。

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景德初。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貴賤。量增減糴糶。三年以上不糴。卽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唯沿邊州郡不置。數年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數移用。蓄藏無幾。自景祐慶歷中。數以賑貸。詔不復取。常平之積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耳。宋初。常平領于司農寺。景祐初。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史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

仁宗初即位。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慶歷元年十一月。以京師穀貴。發廩一百萬石。減價出糶。四年正月。詔陝西穀貴。其令轉運司出常平倉米。減價以糶。皇祐三年十二月。詔天下常平倉。依原糶價糶。以濟貧民。毋得收餘利。以希恩賞。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乞詳定常平制度。疏略曰。國家列郡。置常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饑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臣以爲立制度。在乎量州郡之遠邇。計戶口之衆寡。取賤出貴。差別其饑熟。信賞必罰。責課于官吏。出納無壅。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斂導之時。禁其爭利。至于蜀漢狹境。交廣寬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巖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盈虛。限回易之歲時。虞其損敗。制立典之優刻。督以嚴科。則瘠瘠可充。饑饉有備也。

韓琦論。自來常平倉。遇年歲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出糶之時。令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付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唯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或五升或一斗。故民受實惠。未曾見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斛斗者。

慶歷二年。余靖疏。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觀眞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下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繫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準市價加錢收糶。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免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以來。

于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害。若于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概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斛等。若以賑濟飢荒。此固常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賞給資糧。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于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勅命施行。

熙寧初。王安石新法行。以常平錢穀一千四百萬貫石。盡散作青苗本錢。諸路各置提舉一員。以朝官爲之。勾管一員。京官爲之。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而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于此。比來所以墮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只有常平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爲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元祐初。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錢。立給斂出息之法。下諸路。申嚴州縣抑配之禁。

司馬光言常平之法此乃三代良法也。向者有州縣缺常平糴本。雖遇豐年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糴。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糴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故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糴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董煟曰。常平錢物。不許移用。謂他費不許移用。至于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災傷去處。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蘇軾奏。臣在浙江二年。親行荒政。只出糴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割飢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飢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糴。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割。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

董煟曰。軾之法止及城市。若使鄉村通行。方爲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倍乎。

顧茂猷曰。若流民已至。則不可執此。惟未至餓殍流離時。用此最妙。

陳龍正曰。官米多。則可握市價之權固也。然此僅救中饑中戶之一事耳。大饑之年。下戶無錢在手。雖

減價不能糴。是常平之米止及中戶。偏遺下戶也。況鄉村之民。遠望城市。卽中戶得糴者亦少。救荒各隨其時。隨其地。尤當隨其人。以子瞻之慧。乃欲執一己當日所爲。而盡廢諸法。不已疎乎。董煟謂止及城市。又云。賑濟自有義倉。蓋亦善其論常平之意。而譏其不能通于常平之外也。

李觀論平糴。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爲農常糴而未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糴。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糴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于作。劇于病也。愛其穀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糴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才解。而日輸于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資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未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糴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爲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于是。不下流。而民無聊矣。此平糴之法。有爲而作也。管仲行于齊。李悝行于魏。耿壽昌行于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及隋。時或興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茲全

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糴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姦也。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于賈人。至春出糶，募出之，則不足于飢也。多出之，則計日而盡也。于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于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于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姦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也。

孝宗乾道間，知長沙王師愈論和糴之弊，疏曰：和糴之法，本欲利民而足用。湖南行之，乃大不然。其名則美，其實則重爲民害。始也無見錢以爲糴本，或給官語度牒，或給三合同關子，或給乳香茶引，令州縣變轉現錢，不免強敷之于民。甚者撥有名不可催之積欠，從而追擾，其爲害一也。次則以本錢不足，或低估價值，或多量升斗，出納之際，加以官吏欺弊，其爲害二也。終則裝發綱運，顧船水脚之費，無所支破，又從而取之于民。若運至荆襄間，汭流而上，江路遼遠，水淺灘多，動經年歲，所費又倍之，其爲害三也。是故民之所憂者水旱，所喜者豐年。今則豐年之憂，乃甚于水旱，以三害若此耳。臣又聞每歲諸路漕運，自可足

一歲之用。只陷折至百餘萬石。遂和糴以補其缺。誠能措置漕運。不致陷折。雖免和糴可也。縱不能全免。或不能已而爲之。明撥本錢。及支破起綱之費。庶幾事舉而民不被害。

理宗時。黃幹知漢陽。上奏略曰。今之守令。爲救荒之策者。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商。不聽其自爲低昂。則客旅稅戶。不肯出粟。若聽其自爲低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小民當豐穰之歲。必父子竭作。然後可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亦有相與枕藉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爲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歲苗米。不過二千餘石。僅足以解總所。給大軍。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行旅收糴。素未嘗蓄積也。自前知軍孫約。首糴萬石。知軍王從繼之。亦糴萬石。今歲大旱。偶米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郡帑。借貸緡錢。糴客舟稅戶米三萬餘石。漢川縣亦糴萬石。自六月以來。米價頓貴。藉此六萬餘石之米。發以賑糴。每戶數石。則亦可以及萬餘之衆。日食賤米而無慮。以是推之。則積貯者。信其爲天下之大命也。

金世宗語戶部曰。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于他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濟。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章宗時。省臣言舊制。豐年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減市價。十之一以出。所以然者。恐物賤傷農。物貴傷民。增之減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況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

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元監察御史建言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漢賈誼言于帝曰世之饑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今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胡以相恤文帝大感誼言詔開籍田親耕以率天下之民爲蓄積預備之道西漢之末太學生劉陶亦嘗獻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追乎東晉元興之間三年大饑至于臨海永嘉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而餓死以此言之金玉何用哉此古人所以蓄積糧儲以爲當代之急務而斯須不可去于是義倉之所由起也常平之設始于漢耿壽昌建言創有此舉自後隋唐襲而行之事行之後以其公私富贍水旱無憂誠爲萬世愛民之良法自唐宋到今所以爲不易之政也且常平之舉我聖朝每形于詔旨蓋所司奉行有所未至而未效其事豈非國用浩繁糴糧之本未暇及與且天災流行誠不可測卽今中外諸路每歲所收糧斛僅了銷用比至歲終倉如懸磬倘如亡人所言忽有堯水湯旱之災百慮千思不悟弭饑之術卑職管見國家建立臺憲糾察姦邪本以爲民其追到大小官吏贓罰雖是取與不應之贓原其所自皆腴剝民之膏脂合無將三臺追到贓罰各隨所屬撥爲常平倉本豐年米賤比照市直兩平收糴歉歲穀艱價依原鈔開倉出糴立法關防禁絕抑配詭名冒糴如此庶幾官本不失民受大惠公私之際一舉兩成豈惟折富豪趨利遏糴之姦萌實安小民妻小流離之大患爲國之大政舍此無先

張光大常平倉論常平者荒歉之預備無傷于農有益于民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故遇水旱霜蝗之變民無菜色不至于流離餓殍之患此古治民之良法也夫豪家巨室爲富不仁惟望荒年饑

歲閉糴圖利。誰肯以仁德濟人。若常平一行。可以遏塞富豪趨利之心。而米價自然平矣。既平則諸物價直無復高矣。又常平出糴之際。無抄割戶口之之煩。飢民湊集之擾。此其所以爲良也。聖朝屢頒明詔。而常言路者。亦已嘗建言。文非不明。意非不善也。蓋爲有司奉行不至。視爲具文。原其所自。亦糴本之未立耳。若以御史所言。將三臺追到賊罰。各隨所屬。撥爲常平糴本。此亦返本還原。仁民之良策。又僧道度牒。古者平時不輕出。必俟緩急之際。故宋淳熙歲荒。給降度牒。博換米穀。以濟飢民。亦備荒救民之活法。矧今朝廷。亦降度牒。發下諸郡。但爲僧道者。每道納免丁錢。至元中折納鈔五錠。莫若酌古準今。申明朝廷。將所降度牒。免丁錢。改擬願爲僧道者。每度牒一道。以免丁錢約量出米若干。永著爲令。在城者輸之于路倉。屬縣者輸之于縣廩。方許簪剃。如此攢積。以爲常平之本。又復將三臺賊罰。斟酌多寡。均分路府州縣。一依常平古法。視歲上中下熟收糴。相參收貯。無歲不糴。如遇凶荒。發糴盡絕。則又將所糴價錢。于有米去處收糴。依彼中糴價。登答水脚盤費錢數。循環糴糴。以濟飢民。二者兼行。則常平糴本立矣。而施惠之策。又在當人。何患乎米有限。而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端本澄源。若本源不清。則弊生滋蔓。民受其害。謂如收糴之時。若驗稅科糴。增損價值。則有司官吏。因緣爲市。糴者亦不甘心。如能照依鄉原市價。依法收糴。或每升增答分文。價錢劃便支付。不致剝落。以誘其來。則人心亦樂願糴矣。又須于糴糴之際。革其監臨者。附歷批號之需。及高量削刻斛斗之病。如有近上人戶。勢要公吏。祇候人等。詭名冒糴。頓買者。事發到官。量擬科斷。仍將所糴米糧。倍徵還官。價錢斷沒。如此則姦貪有所儆畏。細民均沾其惠。方可爲復。